

“再发又再发”一文灿老师

刚刚写了一篇〈再有感而发〉，现在又要写〈再发又再发〉，无奈！上两篇的〈有感而发〉都是因教会内两位姊妹的安息主怀，而今次就有点不同。今次是因为教会内的一位弟兄安息主怀。这位弟兄不单是教会的肢体，也是我家中的一位主要成员——我的爸爸。

我爸爸是极少要入医院治疗的。在我记忆中，他只是进过一次医院接受治疗。而今次就是在8月初开始入院，住了两个多月，在10月初安息主怀。在这两个月，他的情况起起伏伏，曾经在9月中，我们（包括爸爸自己、家人、医护人员）都以为他是差不多可以出院的，但跟着情况就开始转差。虽然爸爸在9月底的大战可以取胜，但身体情况已经很难回复，最终在10月初息劳。基本上在最后一个星期，看到爸爸的情况，都有了心理准备，但忽然收到医院的急召，仍然是有点突然的感觉！

在上一篇〈再有感而发〉中，我分享到：今年我不断的思想一个问题：“我还要打仗吗？怎样打？打哪一场战役？……”在那篇《老师心声》中也分享到，其实今年在我的思想中，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是与这想法抗衡的。

这种想法最初应是源自我的父母，所以爸爸刚刚的离世也勾起我的这种想法。我的父母年纪愈来愈大，身体的情况在这一、两年就大不如前，但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能力还可以像以前那样。例如，妈妈觉得自己有能力活动和外出，终于跌倒要坐轮椅，但照样要活动和外出；爸爸就觉得自己依旧有能力可以照顾妈妈，但我见他坐着一会就会睡着，而妈妈就在家中四处走动，周围跌撞……他们给我的提醒就是：“要知道自己的现况，不要以为自己的能力还像年轻时那样”。

这种想法在今年的6、7月时是最突出，那时我还在学习唇读。简单来说，唇读班就是教导学员不是用耳去听别人说话，而是用眼睛去看别人说话时的口形，从而估计对方是在说什么。我在上一篇分享中说到，我是因廿多年前治疗癌症引发的后遗症，慢慢地变为聋哑人士，已经听不清楚，所以就去学习用眼去看。学了差不多一年，在课程的最后阶段，有一位学员仍然说：“完全看不到”。老师当时说了一段说话回应，而这段说话对我也有很大的提醒。老师对这位学生说：“你仍然完全看不到是因为你还未放下去‘听’，仍然没有接受自己已经是聋人、完全听不到。你仍然努力去‘听’，所以就没有努力去‘看’。”这段话所讲的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？我已经变成聋哑人士，但我仍然尝试用“听”和“讲”去与人沟通。“要知道自己的现况，不要以为自己的能力还是像以前那样！”由此之后，我就放弃了用耳和口与人沟通，开始转用文字了。

在今年，“我还要打仗吗？怎样打？打哪一场战役？”这种思想不断的出现，但与此同时，另一种思想“要知道自己的现况，不要以为自己的能力还是像以前那样”亦不断出现。一种思想是：“前路可以怎样走？”另一种思想是：“你要知道自己的现况，你已经不像以前那样，还有能力出去闯荡吗？不如继续努力现状吧！”

那位姊妹的安息主怀勾起我一种思想，跟着我爸爸的安息主怀又勾起我另一种思想。这一年内就是这两种思想反复的、重复地出现，转来转去的。同样是安息主怀，但勾起的却是不同的思想。

哈哈！我就是这样的矛盾！

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<http://new.ltshk.net/>，或 <https://lts33.net>，电邮至 school@liangyou.net 联络。